

吾生哀須臾

· 樂 仁 ·

用人工複製「愛去極愛去」(HGH)有卓越成就 可能會被揭開。

的我國旅美生物化學家李卓皓博士，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應邀歸國。中央日報記者報導說：『誠摯、健談的李卓皓博士一下飛機就熱切的告訴我們：「生化是對人的生有很密切的關係。我們研究的生長荷爾蒙，關係着人的生長和生殖。由此更進一步可以探索人類進化的奧秘。」李博士埋頭研究室中二十年，從腦下腺「愛去極愛去」中發現有一百九十個「氨基酸構造」，為科學界揭開了一個大大的謎團。』人類的腦下腺是在大腦的下部，大小約如豌豆，濕重不到五公克，它分泌出來不同的荷爾蒙，目前已知有十二種。它們控制着其他許多內分泌腺，使生物體發揮正常的機能。最近李博士又發現，從胎盤中所分泌的一種荷爾蒙「愛去西愛施」(HCS)，竟與腦下腺分泌的「愛去極愛去」，在化學性質上與生理活性上都近似。由這條線索再追尋下去，人怎麼來的？人類進化的奧秘

科學家的研究與實驗不斷的向前邁進，舊的科學理論被新的理論所推翻，但不久又會被更新的理論所否定。例如達爾文的進化論的不合科學，已為不少著名科學家所駁斥，連達氏本人晚年也表示後悔。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：科學家愈深入探究自然現象與人類心靈問題，愈相信宇宙有一位全智全能的主宰。培根、牛頓、金斯(J. H. Jeans, 1877-1946)、卡本德(W. B. Carpenter)如此說。哥白尼(N. Copernicus, 天文學家)、赫希爾(John F. W. Herschel)、愛迪生、卜拉德(W. G. Pollard, 核子專家)、哈德斐(C. Hartfield)等也如此相信。前美國紐約科學研究院院長莫理遜、克萊賽博士並肯定的說：「我們站在科學昌明時代，越來越明的亮光給我們更看見那創造者靈巧的手。從達爾文到今日九十年代以來，我們有極大的新發現。根據科學家謙虛的精神和

真知的信仰，我們愈久愈清楚領悟到神的存在。」

崇拜純科學者以為「人」的本質，是「物質」加「時間」加「機緣」的總和。人生僅是「物質不斷演變中偶然的變化」。「宇宙無限時間中刹那的一瞬。」「生命本身不過是一件生物學的事實。生一個人與生一隻狗一隻貓沒有甚麼分別。」(見科學家的信仰一書)。如果他們講的是真理的話，那末，人乃自然的產物，與狗貓並無分別。試問他們能不能訓練狗貓來建設同人一樣燦爛的文化呢？

世界是茫茫的苦海，人皆在苦海裡沉浮。所以嬰兒墮地，無不呱呱而啼。我鄉相信輪迴的相傳：嬰兒因為不肯再世為人，被閻羅王打屁股迫他投胎，因此臀部留有兩塊烏青的痕跡。首創人生六道輪迴之說的是釋迦牟尼。他認為迷界之果報皆苦，人類有八萬四千煩惱，生老病死，俱不離苦，唯有歸於諸趣圓寂的「涅槃」，才能滅苦果，得解脫。一個人出生在貧苦家裡固然苦，生長在富貴之家的，又何嘗都快樂。歷史記載天災人禍，無時無之，無地無之，許多王室子孫立誓：生生世世，不再生帝王家。最慘的是明朝崇

禎皇帝殉國前，為免公主受辱，要先把她殺死，但是不忍下手，僅僅斫斷一條臂膀。天潢貴胄，金枝玉葉，竟落得如此下場，真是慘絕人寰；然而話雖如此，儘管世人嘆苦、怨苦、怕苦，而絕大多數還是貪生、戀生、求生、希望長生，永遠活在世上。所謂「天地之大德曰生」，「螻蟻尚且偷生」，「好死不如歹活」……人生恰似一支迷人的夜曲，有悲歌也有歡笑，有淒婉也有溫馨，使人想捨棄也想留戀。

自然現象顯明：石隙中能鑽出一根弱草，懸崖上可長出一株小花，植物生命力的強韌和動物一樣令人不可思議。芸芸衆生賴以寄託生命的是生存的慾望。世人一生在勞苦愁煩，流汗流血中掙扎，完全為了維護本身個體的生活和社會羣體的生存。多少人渾渾噩噩，虛度一生，與草木同腐。多少人為了追求個人的名利而鉤心鬪角，要想填滿那無窮的慾壑。僅有少數真正明白人生意義的人能夠捨己為羣，甘願燃燒自己的生命去照亮別人。唐孟郊詩：「池塘生春草，一歲一榮枯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。」李白詩：「前水逐流水，古今相續流；今人非舊人，年年橋上遊。」

「先聖孔子驚嘆不捨晝夜的流水。德國文豪哥德讚美生命的鏈子。都是說明人類生命乃是一個永恆的連續。我們有形的個體生命有時而盡，而羣體的生命却生生不息，代代無窮。何應欽將軍去年在臺北健康長壽會上勉勵會員追求永恆的長壽。他說：「一個人在他有生之年，運用卓越的智慧、能力，為人羣做出最佳服務，促進社會國家以及全人類的進步與幸福，那末，縱然他沒有享有高齡，可是他的偉大服務與非常貢獻，却永遠留在後人心中，世代相傳的歷史記錄，將永遠有他的存在。」哥德說得好：「勇敢的盡生的責任，便是永生。」陳立夫先生在他所著的「四書道貫」中曾為生死下註解，大意是：死乃軀體在開始化解，生乃生命在繼續活動。季路問死？孔子答：未知生，焉知死？孔子不直答子路之問，僅告以把握現實，努力人類生命的光大。中央研究院為胡適之先生撰墓誌銘，最後一段這樣寫道：「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，陵谷也會變易，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，將永遠存在。」張其昀先生以前在中央日報副刊發表的一篇文章裡，提到耶穌的愛德。他說：有

愛德者生，無愛德者死。愛德者，既忘人我之分，且泯生死之界。他把基督徒信仰的復活、新生、永生，比做儒家的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不朽。他們所關揚的皆為光大生命，精神不死的理論，與基督徒所傳的復活、重生、永生的道理，又是不同。許多人對復活、永生表示懷疑。其實，只要留心觀察自然物的演變；就可以領會。蝴蝶不是由蛹變的麼？它本來是條醜陋的昆蟲，却蛻變而為一隻美麗的蝴蝶，這蛻變就是復活，舊去新來，重生新的生命。又如一株花，原是一粒小小的種子，埋在土裡死了，抽芽生根長枝發葉含苞開花，由花籽變成花朵，也是經歷了一次復活。

宇宙確實奇妙：沙中有世界，花中見天國，腐朽化神奇。蘇東坡文：「寄蜉蝣於天地，渺滄海之一粟，哀我生之須臾，羨萬物之無窮。我們生在這個世界裡，還是只打算為個人活呢？還是推己及人為羣體活呢？還是更昇華，捨己為人，放棄物質的享受，忍受屬世的，短暫的苦楚，追求屬靈的，永遠的，極大的榮耀呢？！」

宇宙學府號環航後記(上)

王 煊

開普敦重振海上地位

宇宙學府號於十一月二十三日，抵達南非共和國的名城開普敦(Cape Town)，港埠位於南緯三十三度五十六分，東經十八度二十六分，緊鄰着非洲南端好望角(Cape of Good Hope)。

說起好望角，真是盛名遠著，一四八六年(明成化二十二年)，葡萄牙以狄亞士(Bartholomew Diaz)乘帆船，沿非洲海岸南下，發現非洲極南角，命名好望角。一四九年(明弘治十年)，葡萄牙人維斯可達伽瑪(Vasco da Gama)駕帆船再繞好望角，以至印度。這兩次航海，不但是交通史上壯舉，而且使一四五二年(明景泰三年)以後，鄂圖曼土耳其人(Ottoman Turks)所封鎖的東西通路，得以打開。因此，開普敦在蘇彝士運河開闢前，一直是歐亞非海運的基地，後來蘇彝士運河暢通，船隻轉道，海運地位的比重才降低。但是一九六七年六月，以阿戰爭發生，蘇彝士運河再度封閉，歐亞海運又取道好望角，開普敦恢復了過去的繁榮，重振起海上地位。

。中國航運公司的中歐定期航線輪船，亦經常在此寄泊，我幸履此地，頗有撫今追昔之感。

巴納德上船講演

聞名世界的心臟移植醫師巴納德，於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時十分上宇宙學府訪問，我穿制服正在當班，和他相遇招呼，一大羣學生已擁上請他簽名。巴氏看來只像三十多歲，其實已五十歲了。他修長身材，穿米色緊身西服，長髮及領，儀態瀟灑。八時半他在散步甲板上的學生活動中心，對學生演講，我們亦輪班去聽，一口南非的腔調，他說換心非治療手術，只能在不得已時，延長病人生命，死亡率極高，目前百分之二十五的換心有二年以上的延壽。最後他以英文詩 A Bag of Tools 作結束，有感情有聲韻，學生們雖靜靜的聽，但二十歲左右，並非學醫，和我一樣能接受多少，實在難說。我送巴納德下船時，替本船船醫與他，照了像。

坎倍拉船上所見

緊靠本船，來了英國 P & O 公司的大客船坎倍拉